

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中如何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确立近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将成为我国经济能否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就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在以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缺少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无形中增加了劳资谈判的难度。

2010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已非短期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所能解释,其间的诸多表象与潜在问题昭示着,近10年来中国原有经济发展方式——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正在走向终结,也昭示着中国新一轮以体制改革拉动经济繁荣的发展正在逐步到来。

华尔街:看空中国经济能否成立?



罗格夫



罗杰斯

摄影记者/王晓东



李山泉

记者 周佳 发自纽约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华尔街对于中国经济几乎是集体看多的,其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而进入2010年,有多家对冲基金以及意见领袖发布了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看法。

在看空者的逻辑中,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2009年政策扩张导致的短期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房地产泡沫以及信贷泡沫、投资泡沫、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有,这些问题会牵涉到银行业资产质量上。

在华尔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约访了多位意见领袖和投资人士,探讨看空中国经济的理由是否能够成立。

中国经济前景如何

第一财经日报:近一段时间来,华尔街看空中国的言论纷飞。你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如何看待?

李山泉(美国奥本海默基金董事总经理):先讲一下历史吧,不管是华尔街投资人还是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常常走上两个极端。要么说

彼得·苏:我不认为中国经济会陷入类似日本“失落的十年”那样的衰退。当初的日本经济政策有很多失当之处

中国经济非常好,要么等中国经济略微有问题或可能不好时,就说中国经济要崩溃。

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永远会有问题伴随。但是,问题是不是严重到会一下子崩溃?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中国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的确难以以为继。现在一些经济上的问题要解决,恐怕要把这种高速增长降下来,从而回到可持续、稳定增长的模式上。

彼得·苏(Peter Tsu,美国Witter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目前我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比较

中性。有些板块继续表现良好,有些就特别差。我不认为中国经济会陷入类似日本“失落的十年”那样的衰退。当初的日本经济政策有很多失当之处。例如日本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过于迟缓,而且取消得太早。中国的现状和当时的日本有很多的不同。在日本“失落的十年”中,个人和公司的借贷都大幅度减少,因为很多投资机会消失了。

而现在中国由于人口分布与日本不同,还是有很多投资的机会。所以你还是会借钱投资,得到不错的回报。只要还有借贷和投资,中国的经济就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避免走向萧条。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的问题集中在房地产板块和资源板块。而我看好中国的科技电信板块、医疗板块,特别是消费板块。

罗格夫(Kenneth Rogoff,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我感觉,中国的经济会稳步发展,不过不会像以往那样高速发展。政府部门正在紧缩投资借贷的标准,我们也看到工业生产领域的稳定趋势。

当我今年2月份演讲的时候,我真正想说

的是,任何经济都有周期。无论这个经济实体有多大、多成熟、多复杂,都难以完全避免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也会有自己的周期,可能是在10年后,会见到明显的经济放缓。我不能说,中国今年的风险,会比未来10年中的任何一年高,我现有的信息非常有限,所以无法下结论。

罗杰斯(Jim Rogers,国际著名投资家,索罗斯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真正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是西方国家经济目前遭遇了很大的麻烦。西方经济的规模,包括美国和欧洲,加起来有中国经济的10倍大。西方经济放缓,每个经济体都会受到影响。

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某些部分会下降,但另一部分,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发展得不错。

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有多大

日报:在一些意见领袖和对冲基金看空中国的逻辑中,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一个重要论据,并且认为其会引发金融问题。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罗杰斯:我认为,也许中国一些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有泡沫。很显然,政府也同意这一点,他们正试图让一些大城市的房价缓和下来。我认为政府做的是正确的事,而且会成功。

一些房地产公司如果破产,会影响到一部分人,但是不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影响。这不像是美国的华尔街。在美国,有人不用任何首付买房,还有银行家在房贷上做文章,让它的金融杠杆更高,这在中国都还没有发生。中国的泡沫是价格泡沫,不是信贷泡沫。在中国买房,你必须有首付,银行的金融杠杆也不会太高。如果房价下降,不会破坏中国的整体经济。

罗格夫:中国很有可能房地产泡沫。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在处理它。同时,这里面也很微妙。房地产泡沫可能是金融危机最好的信号。但仅仅是房地产泡沫,是不足以造成金融危机的。问题是中国的房贷杠杆到底有多高。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出的金融杠杆是适度的,但是不是有非正规的借贷市场在暗箱操作,让金融杠杆更高?

在调控政策上,我认为中国应该开始征收

房产税。另外,我觉得应该在宏观政策上关注更多,例如管理金融杠杆、收缩借贷标准、提高利率等。

彼得·苏:我相信中国的房地产存在泡沫。大量的资金集中在这个产业上,供求关系被扭曲了。

支撑目前高房价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心理上觉得房地产值得投资,而且相对而言,投资中国的其他资产很难通过借钱来提高杠杆。因为这个原因,房价有可能继续上涨。但是,价格回调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发生。因为中国的财产集中度较高,而更多的普通人难以承担高房价。

供求关系也会促使房价下跌,很多人都希望房价下跌30%~50%。很多我关心的地产股票都表现不好。从交易的数据和市场的气氛来看,中短期都不看好。但我长期仍然看好房地产板块,因为中国的政策是要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保证就业率。相信房价下跌到一定程度,政府就会出台政策来鼓励购买房产。

李山泉:过去这几年,给人一个错误的感觉:房地产领域是个投资的好机会。真正房地产的使用属性被投资属性所掩盖了。这是一个长期的产物,要想冷却也要很多年才能冷却。所以现在就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调整阶段。

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有点过度开发,在政策上有很多漏洞。这是经济领域里面一个很不健康的领域。如果现在紧急刹车,也许会出现建筑的“半拉子”工程。如果建好了,卖不出去,就造成了资金的积压。这种局面久了,就会形成银行资产不健康。所以这是个需要很慎重对待的领域。

如何让银行呆账、坏账不至于太多?从金融方面看,会有很大的紧缩。作为财政来说,尤其是各级地方财政,也会有紧缩。这会持续多久,要看国际大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发展的健康度。

长远来看,中国房地产从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或城镇化来看,还是有很大潜力的。各大主要城市可能有过度开发,二三线城市也有这个情况。但真正到小城市或乡镇这一块,也就是城镇化重点这一块,实际上还是投资不足的。在这一块上要做的文章,将来会有很多。

下转 A7



德国
中国香港
印度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摩洛哥
英国
非洲
阿拉伯

全情投入 只为超越您的期待

DHL 快递在追求服务更广泛更快捷的同时,专注于履行社会职责,成就客户所托。强大的全球团队,优异的快递服务,鼎力协助您的事业取得成功!无论何时何地何物,都可放心托付。

www.dhl.com/commitment

EXCELLENCE. SIMPLY DELIVERED. **DHL**

富士康之后的“汛期”预报



何朝文

6月1日,富士康将深圳厂区普工基本工资从900元加到1200元,6月6日公司再次公布从10月1日起将通过三个月考核的员工最低工资调高到2000元。从900元涨到2000元,最低工资已经涨了一倍多。

乍看起来,富士康已经非常慷慨了。但是,富士康上调的仅仅是深圳地区员工的最低工资,其在国内其他地方也都有厂,这些地方工人的最低工资大多低于深圳。据统计,此次富士康加薪,每年需要增加的支出不会超过38亿元,还不到其营业总额的1%。据传,富士康可能会考虑向内陆地区迁厂,因为那里的基本工资比深圳低很多,这样一来,深圳的加薪就不过是虚晃一枪了。

富士康真加薪也好,假加薪也好,事实自有定论。问题在于,富士康是初春坚冰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纹,是初秋飘然而落的第一片黄叶,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天气要变化。或许要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才

能真正看清楚,这里原来是季节变换的交界。

富士康事件将带来一场加薪的浪潮。

理由很简单,内地农民工的工资,早就到了该加薪的时候了。与沿海出口企业农民工做出的巨大贡献相比,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极其微薄的。美国劳动力平均每小时工资大约为18美元,最低工资标准接近每小时6美元。德国西部工人的工资为平均每小时27.87欧元,东部地区是17.37欧元。墨西哥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也达到了每小时4美元,而中国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大多连每小时1美元都没有。以平均工资而论,在制造、建筑和服务业,中国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劳工小时工资的60%~80%。农民工的脊梁,支撑着日益“畸形”的中国经济。中国的出口企业尽管发展迅猛,但归根到底,赚的是农民工的血汗钱。大量的中国企业依赖低工资、低利率、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彼此之间为压低价格而杀红了眼。这是恶性的“竞争”,也是竭泽而渔的“发展”。

富士康事件宣告,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出现了扭转,劳动力供给出现了

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就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在以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缺少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劳资谈判的难度

悄然的变化。新增加的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为主的“民工二代”。

第二代农民工首先在数量上开始锐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不可攀的房价、教育费用、医疗费用。进城打工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已经养不起孩子了。其次,很多“民工二代”自幼跟着父母进城,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对工作的条件、未来的期待,都和其父辈、兄长很不一样。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

泡在网上,能不能上网,会成为他们找工作的必选条件之一。劳动力供给的萎缩、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转折点。未来的劳动力工资将持续上涨,而且工人对福利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们比较容易就可以预测到,从长期来看,这将引发哪些变化。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宣告全球低通胀时代的结束。未来的通胀压力将越来越多来自于成本推动,而这是最难以治疗的通胀病。资本会逐渐替代劳动,这将迫使中国的企业放弃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致力于技术创新,逐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沿海的企业有一批会转移到内陆地区去;另外一批沿海企业可能会移师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走就走吧,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留下来的一定是更有竞争力的企业。

所有这些故事都将缓慢地发生。从近期的形势来看,更值得关注的是,富士康事件之后,我们可能会突然陷入一个雷雨不断的“汛期”。

要求加薪会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毕竟,这是被压抑了多年的正当需求,一旦被点燃,势必会迅速蔓延。由政府主导,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很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不高。而工资提高了,福利是否也要提高?除

了低工资,社会福利匮乏可能更令劳动者忧心忡忡。农民工市场或许是世界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劳动力市场。凄凄惶惶的农民工兄弟们,在经济周期的风雨飘摇中动荡不安。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和企业可以承受的,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令人猝不及防。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就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在以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缺少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劳资谈判的难度。最近数年,由于招工机制、劳动力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农民工的组织程度已经大为提高。

在浙江等地调研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当地农民工主张权利的时候,往往是来一车人,讲的是同样的方言。如果上游的河道已经解冻,下游的河道依然冰封,就容易出现凌汛。所以为了避免洪水泛滥,引导河水浩荡东流,建立起能够担当劳资谈判中介的工会组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如何寻找更为彻底的破解之道,恐怕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做出反思。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摄影记者/高育文

中国央行和瑞银的不同判断:

黄金货币属性是在削弱还是在回归



徐以升/文

6月份,笔者读到两份关于一个话题但结论完全不同的报告,颇具对比意义。

其中一份是中国央行日前发布的《中国外汇管理年报2009》,报告中明确表达了一个判断:“近年来,随着信用货币的蓬勃发展,黄金虽未完全退出货币体系,但其货币属性已明显削弱。”

另一份是瑞银财富管理研究部的

“瑞银研究焦点”报告,报告的名字就表达了与中国央行完全不同的判断——《黄金——终极货币》。瑞银在报告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纸币系统的信心大为动摇,而黄金似乎在恢复作为无负债货币的传统地位。”

显然,中国央行的判断会给市场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央行对黄金市场发生过两次大的影响力,一次是2009年央行事后公告,过去几年连续增持了约400吨黄金,这给了黄金价格向上的影响力;另一次是今年3月央行副行长易纲指出,黄金价格在过去30年大起大落,投资收益并不好,而且黄金市场容量有限,黄金的储备实际上不可能成为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的主要渠道,这给了黄金价格向下的影响力。

比较央行和瑞银同在6月份发布的两份报告,可以发现,结论不同,源自于前面的判断的不同:中国央行认为“近年来信用货币蓬勃发展”,瑞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人们对纸币系统信心大为动摇”。

笔者以为,结合近期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状况,似乎瑞银的判断更符合实际一些。如果央行报告是在2008年危机爆发之前发表,这个结论的认同度肯定会大很多。

自2008年中雷曼破产引爆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过2009年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凯恩斯主义”扩张,私人部门债务危机已经转移至公共部门主权债务危机,以迪拜和希腊危机为代表,危机正式进入新阶段。

目前,除了已经暴露出问题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之外,英国、日本、美国这几个主要国际(信用)货币发行国的债务都非常高,有大量机构和意见领袖担忧国际中心货币发行国最终会通过违约、增发货币等方式,削弱纸币购买力。全球主权债务是否会违约或变相违约,对信用纸币购买力会有什么影响,已成为悬在全球金融市场之上的一柄利剑。

如果黄金没有货币职能,那么黄金就是普通的只是颜色有些金黄的金属。但从交易表现来看,市场已经在发现黄金区别于普通金属的属性,有两个例子:一是黄金价格与美元汇率,从过去经典的负相关关系,转变为正相关关系;二是近期在铜、镍等普通金属价格大幅下跌的同时,黄金价格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坚挺、走高态势。

如果认为黄金是普通的金属,那么前提是需要给这两个问题更让人信服的答案。当然,以上两个例子还需要得到继续检验。近一年以来,美元广义货

币供应量M2持续零增长,M3余额则下降了约10%,这意味着用更少的货币去衡量更多的商品,通胀态势已成。黄金价格是否坚挺,还需要得到通缩的检验。

对于黄金的货币属性问题,其实只是一场暂无意义、只需时间来检验的辩论。即便是中国央行,也在报告中指出,“目前主要黄金储备只是作为世界各国货币当局外汇储备的补充,发挥紧急和最终国际支付功能”——而所谓“紧急和最终国际支付功能”,恰恰是黄金货币属性的最深刻表现,尤其是在危机时期。

在此,笔者要提出一个建议,中国央行应通过各种渠道,将“黄金的货币属性已明显削弱”等观点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各国央行中做更多表达,比如目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紧缩压力极大的欧元区。目前黄金价格正处于历史高位,欧元区各央行完全有理由,卖出全部的“野蛮的遗迹”——黄金,来筹集资金,来弥补其财政亏空缺口。(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

华尔街:看空中国经济能否成立?

上接 A5

从看到到做空?

日报:现在,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建议“做空”中国,甚至有一些基金经理人已经身体力行,你的建议是怎样的?

彼得·苏: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对中国股市的看法逐步走向负面。过剩的产能、房地产的过度投资,以及不合乎市场价格潮流的大量大宗商品库存,特别是大量的石油和建筑相关的大宗商品库存,再加上萎缩的出口市场,这些都使我不像过去那样看多中国经济。

但是,其他的产业,特别是个人消费领域,中国经济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那些公司的订单在增加。中国人现实的需求会带动经济上升。例如在通讯板块中对宽带和手机的需求,在医疗板块中对医院的管理系统或信息系统升级的需求,科技板块中对网络安全的需求,都会对相应的公司有拉动作用。

综合来看,情况不很悲观,我现在不会卖空中国股票,但是,现在也不应重仓持有中国股票。

罗杰斯:中国的股市2009年是全球最强劲的股市之一。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个公司的订单在增加,欧洲的股票比中国更糟。全球今年的股市涨幅大多数都是负数。

大幅下跌的时候买。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现在静观其变。

另外,我认为美国的金融问题还会存在较长的时间。它将会影响全世界的人。

李山泉:这说不定是有人在故意放“烟幕弹”,已经看空中国,已经有了卖空的做法,然后,到处说中国要崩溃,让资本更多往外流。有些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赚钱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完全听这些人的。

持空中中国观点的人永远都会有。市场经济,永远有些人靠卖空赚钱。而可能人家卖的时候,就是你买的好时候。我认为中国的股市在前段时间上涨很快,属于全球最好的股市之一,今年来看有点倒退。那么这波是不是到底了呢?不一定。我们看到,欧洲的股票比中国更糟。全球今年的股市涨幅大多数都是负数。

我个人觉得,目前全球股市不是单纯的调整,主要是欧洲债务问题出来,投资者判断全球资本市场问题比想象中的严重,这一波的调整,主要是把现有的资产,把风险过高的资产类别进行重新组合的结果。这样的话,基金、欧洲市场的股票,相对于债券来说,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资产。所以卖掉股票,去持有债券或现金。这个过程是不是已经结束不得而知。

对于中国,我最后表这一个担心。今天我看到一份最新的报告,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热钱正开始撤离中国。这是因为:第一,房地产的投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第二,中国的股市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冲击。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开资本管制的话,对中国不一定有利。

中国证券市场20年系列之六:

一封人民来信差一点关闭了股市

陆一/文

1990年秋,正当上海和深圳两市紧锣密鼓地筹备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当口,一封发自深圳、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中传阅。信中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

在中央,有的领导对这种观点大加赞同,有的则和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看完这封信后,内心极度担心。他们最怕的是有人借此文发力,来扑灭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证券市场的星星之火。但他俩都认为,不管怎么样,股票市场改革决不能夭折。郑良玉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要扭转某些认识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市场规范,加强监督管理。”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作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之后,中纪委也发出通知,规定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这是至今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规定的由来)。通知发出后,证券市场出现了较

大波动,各种议论都有。

为了这封不同寻常的“人民来信”,1990年11月,当时的中央领导就证券市场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试点问题,找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谈话。

据刘鸿儒回忆:“1990年11月份,深圳市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江泽民主席带着各部委的负责人参加庆典。庆典的主席台上见到我,他说:鸿儒,咱俩回北京的路上好好谈一谈这个问题。从广州到北京的飞机上谈了两个多小时,他问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反映的问题。我就要一条,改革来之不易,试验点不能撤销,可以不扩大。我说你相信我们这些人是能闯出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市场的路,但是你要允许我们试验,不能给我们扣政治帽子。因为我们都没干过,出了点问题就扣政治帽子,大家都不好做。所谓政治帽子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啦,搞私有化啦,挖社会主义墙脚啦等等,我说这个不行。后来他同意,下飞机之前,他说咱们定了,继续试验但不扩大。”

其实,在处理这封“人民来信”的前前后后,蕴含的是在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遗留着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痕迹: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制?发行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倒退?试行股票是否应该让国有股流动?证券市场红利和股息是否属于剥削?买卖股票赢取差价是否属于

投机赌博?

这种争论,无论是针对改革开放的,还是针对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冲突发生之后、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后、在证券市场因为地方利益的冲动引发的市场震荡时,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转折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议下了一个暂停的定论。于是,中央表示继续进行证券市场试点,但仅限于现有的上海、深圳两个证交所。证券市场就这样保留下来了。直到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的争论才基本停歇。

不过,是放开还是关闭,这把达摩克利斯剑却仍旧随着证券市场指数的起起伏伏而晃悠悠地悬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头上。

一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才确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问题,还提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有力,运转顺畅”的产权制度,真正地在理论上解决了产权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非国有企业共同组建股份制企业,同时明确了公司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时,才真正为证券市场正了名,把“关闭”这两个字从股民的心中抹去了。

(作者单位: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

新兴市场经济有多重要?

魏伟/文

世界在过去10年里变化的速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1998年对其主权债务的大规模违约以及拉丁美洲重现的货币贬值,都好像是遥远的回忆了。

但是今天,富裕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正蹒跚而行,毫无活力的经济增长,几近创纪录的失业率,加之巨额主权债务的快速累积,已令这些经济体丧失机动性。许多国家的股市指数并不比10年前高。不幸的是,它们的经济问题可能还会拖延下去。消费者将需要数年时间来修补他们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更糟的是,在许多这样的国家里,政治体制都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例如,在美国,似乎没有任何政治意愿来处理他们堆积如山的债务。

然而,新兴市场的经济已明显趋于成熟。由于在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衰退中更具有恢复力,这些经济体现在有能力帮助提振全球经济。快速的经济增长、庞大的人口基数、卓越的金融回报以及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将令这些经济体在未来10年里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相信,二三十年后,无论你是投资人还是跨国企业,新兴市场都是你需要置身

与普遍观点相反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10年伊始之时,并未开始超越发达国家的经济。自那时起,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便已超过惊人的6%。整个新兴市场目前占世界产值的45%,较2000年时的37%有所上升。中国经济已达到相当规模,在一个正常的扩张年份里,其对全球产值的贡献超过美国。而且,消费者支出目前仅占中国GDP的41%,这为未来几年留下了巨大的增长余地。

2003年以来,印度已取得8.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过去20年里的平均增长率仅为5.4%。巴西平均年增长率由上世纪90年代的1.7%实现翻番,在这个10年里达到3.6%。

新兴市场的消费额最近超过了美国的消费额,2008年,新兴市场约占全球总额的32%,而美国则仅占28%。

大多数新兴市场的人口统计学资料显示,人口将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成为其经济推动力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扩张速度,预计比发达国家快五倍。尽管中国的人口问题已饱受诟病,但其人口在未来20年里仍将持续增长,并在2032年左右达到顶峰14.6亿。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14岁以下,其工作年龄人口为7.5亿,到2030年预计还将增加2.3亿。对于欢迎移民的巴西,预计其年轻和相当规模的人口将继续增长直至本世纪中叶。

新兴市场,这个曾经主要受富有献身精神的全球型投资人追捧的资产类别,已在新世纪的头10年里达到成熟。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股权市场资本化中所占的份额,已由2007年的15%跃升至2009年创纪录的25%。在过去10年里(至2009年12月),新兴市场股权的年回报率仍为11.5%,而发达国家股票投资组合仅为2.5%。

中产阶级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这一点得益于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

今天,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占全球的55%,但到2030年,这一数字有望达到93%。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其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在2025年增加70%以上。2005年,中产阶级在印度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仅为5%。到2015年,这一数字预计会增至20%,并在2025年增至40%。2008年,中产阶级首次在巴西成为多数人口。

我们相信,二三十年后,无论你是投资人还是跨国企业,新兴市场都是你需要置身

(作者系斯科沃新兴市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